資治通鑑/卷08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 ◄

資治通鑑
卷八十一 晉紀三

► 卷八十二

起上章困敦，盡著雍涒灘，凡九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81卷

【晉紀三】 起上章困敦，盡著雍涒灘，凡九年。

世祖武皇帝中太康元年〈庚子，西元二八〇年〉

春，正月，吳大赦。

杜預向江陵，王渾出橫江，攻吳鎮、戍，所向皆克。二月，戊午，王濬、唐彬擊破丹楊監盛紀。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，並以鐵鎖橫截之；又作鐵錐，長丈餘，暗置江中，以逆拒舟艦。濬作大筏數十，方百餘步，縛草爲人，被甲持仗，令善水者以筏先行，遇鐵錐，錐輒著筏而去。又作大炬，長十餘丈，大數十圍，灌以麻油，在船前，遇鎖，然炬燒之，須臾，融液斷絶，於是船無所礙。庚申，濬克西陵，殺吳都督留憲等。壬戌，克荊門、夷道二城，殺夷道監陸晏。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泛舟夜渡江，襲樂鄉，多張旗幟，起火巴山。吳都督孫歆懼，與江陵督伍延書曰：「北來諸軍，乃飛渡江也。」旨等伏兵樂鄉城外，歆遣軍出拒王濬，大敗而還。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，歆不覺，直至帳下，虜歆而還。乙丑，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。杜預進攻江陵，甲戌，克之，斬伍延。於是沅、湘以南，接於交、廣，州郡皆望風送印綬。預杖節稱詔而緩撫之。凡所斬獲吳

都督、監軍十四，牙門、郡守百二十餘人。胡奮克江安。

乙亥，詔：「王濬、唐彬既定巴丘，與胡奮、王戎共平夏口、武昌，順流長驅，直造秣陵。杜預當鎮靜零、桂，懷輯衡陽。大兵既過，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。預等各分兵以益濬、彬，太尉充移屯項。」

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、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，吳江夏太守劉朗、督武昌諸軍虞昺皆降。昺，翻之子也。

杜預與衆軍會議，或曰：「百年之寇，未可盡克，方春水生，難於久駐，宜俟來冬，更爲大舉。」預曰：「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並強齊，今兵威已振，譬如破竹，數節之後，皆迎刃而解，無復著手處也。」遂指授群帥方略，逕造建業。

吳主聞王渾南下，使丞相張悌督丹楊太守沈瑩、護軍孫震、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。至牛渚，沈瑩曰：「晉治水軍於蜀久矣，上流諸軍，素無戒備，名將皆死，幼少當任，恐不能御也。晉之水軍必至於此，宜畜衆力以待其來，與之一戰，若幸而勝之，江西自清。今渡江與晉大軍戰，不幸而敗，則大事去矣！」悌曰：「吳之將亡，賢愚所知，非今日也。吾恐蜀兵至此，衆心駭懼，不可復整。及今渡江，猶可決戰。若其敗喪，同死社稷，無所復恨。若其克捷，北敵奔走，兵勢萬倍，便當乘勝南上，逆之中道，不憂不破也。若如子計，恐士衆散盡，坐待敵到，君臣俱降，無復一人死難者，不亦辱乎！」

三月，悌等濟江，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。喬衆才七千，閉柵請降。諸葛艦欲屠之，悌曰：「強敵在前，不宜先事其小，且殺降不祥。」靚曰：「此屬以救兵未至，少力不敵，故且偽降以緩我，非眞伏也。若捨之而前，必爲後患。」悌不從，撫之而進。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，結陳相對，沈瑩帥丹楊銳卒、刀楯五千，三沖晉兵，不動。瑩引退，其衆亂；將軍薛勝、蔣班因其亂而乘之，吳兵以次奔潰，將帥不能止，張喬自後擊之，大敗吳兵於版橋。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，使過迎張悌，悌不肯去，靚自往牽之曰：「存亡自有大數，非卿一人所支，奈何故自取死！」悌垂涕曰：「仲思，今日是我死日也！且我爲兒童時，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，常恐不得其死，負名賢知顧。今以身徇社稷，復何道邪！」靚再三牽之，不動，乃流淚放去，行百餘步，顧之，已爲晉兵所殺，並斬孫震、沈瑩等七千八百級，吳人大震。

初，詔書使王濬下建平，受杜預節度，至建業，受王渾節度。預至江陵，謂諸將曰：「若濬得建平，則順流長驅，威名已著，不宜令受制於我；若不能克，則無緣得施節度。」濬至西陵，預與之書曰：「足下既摧其西籓，便當逕取建業，討累世之逋寇，釋吳人於塗炭，振旅還都，亦曠世一事也！」濬大悅，表呈預書。及張悌敗死，揚州別駕何惲謂周浚曰：「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，吳之朝野莫不震懾。今王龍驤旣破武昌，乘勝東下，所向輒克，土崩之勢見矣。謂宜速引兵渡江，直指建業，大軍猝至，奪其膽氣，可不戰禽也！」浚善其謀，使白王渾。惲曰：「渾暗於事機，而欲慎己免咎，必不我從。」浚固使白之，渾果曰：「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，不使輕進。貴州雖武，豈能獨平江東乎！今者違命，勝不足多，若其不勝，爲罪已重。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，但當具君舟楫，一時俱濟耳。」惲曰：「龍驤克萬里之寇，以旣成之功來受節度，未之聞也。且明公爲上將，見可而進，豈得一一須詔令乎！今乘此渡江，十全必克，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！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。」渾不聽。

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，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御之，像衆望旗而降。濬兵甲滿江，旌旗燭天，威勢甚盛，吳人大懼。吳主之嬖臣岑昏，以傾險諛佞，致位九列，好興功役，爲衆患苦。及晉兵將至，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：「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，陛下將如之何？」吳主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正坐岑昏耳。」吳主獨言：「若爾，當以奴謝百姓！」衆因曰：「唯！」遂並起收昏。吳主駱驛追止，已屠之矣。

陶浚將討郭馬，至武昌，聞晉兵大入，引兵東還。至建業，吳主引見，問水軍消息，對曰：「蜀船皆小，今得二萬兵，乘大船以戰，自足破之。」於是合衆，授浚節鉞。明日當發，其夜，衆悉逃潰。

時王渾、王濬及琅邪王伷皆臨近境，吳司徒何植、建威將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。吳主用光祿勳薛瑩、中書令胡沖等計，分遣使者奉書於渾、濬、伷以請降。又遺其群臣書，深自咎責，且曰：「今大晉平治四海，是英俊展節之秋，勿以移朝改朔，用損厥志。」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伷。壬寅，王濬舟師過三山，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；濬舉帆直指建業，報曰：「風利，不得泊也。」是日，濬戎卒八萬，方舟百里，鼓噪入於石頭，吳主皓面縛輿櫬，詣軍門降。濬解縛焚櫬，延請相見。收其圖籍，克州四，郡四十三，戶五十二萬三千，兵二十三萬。

朝廷聞吳已平，群臣皆賀上壽。帝執爵流涕曰：「此羊太傅之功也。」驃騎將軍孫秀不賀，南向流涕曰：「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，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，宗廟山陵，於此

爲墟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」

吳之未下也，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，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。賈充上表稱：「吳地未可悉定，方夏，江、淮下濕，疾疫必起，宜召諸軍還，以爲後圖。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。」帝曰：「此是吾意，華但與吾同耳。」荀勗復奏，宜如充表，帝不從。杜預聞充奏乞罷兵，馳表固爭，使至轘轅而吳已降。充慚懼，詣闕請罪，帝撫而不問。

夏，四月，甲申，詔賜孫皓爵歸命侯。

乙酉，大赦，改元。大酺五日。遣使者分詣荊、揚撫慰，吳牧、守已下皆不更易，除其苛政，悉從簡易，吳人大悅。

滕修討郭馬未克，聞晉伐吳，帥衆赴難，至巴丘，聞吳亡，縞素流涕，還，與廣州刺史閻豐、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。孫皓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，璜流涕數日，亦送印綬降；帝皆復其本職。

王濬之東下也，吳城戍皆望風款附，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，聞吳亡，乃降。帝以彥爲金城太守。

初，朝廷尊寵孫秀、孫楷，欲以招來吳人。及吳亡，降秀爲伏波將軍，楷爲渡遼將軍。

琅邪王伷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。五月，丁亥朔，皓至，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，詣東陽門。詔遣謁者解其縛，賜衣服、車乘、田三十頃，歲給錢谷、綿絹甚厚。拜瑾爲中郎，諸子爲王者皆爲郎中，吳之舊望，隨才擢敘。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，百姓復二十年。

庚寅，帝臨軒，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，國子學生皆預焉。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，皓登殿稽顙。帝謂皓曰：「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。」皓曰：「臣於南方，亦設此座以待陛下。」賈充謂皓曰：「聞君在南方鑿人目，剝人面皮，此何等刑也？」皓曰：「人臣有弒其君及奸回不忠者，則加此刑耳。」充默然甚愧，而皓顏色無怍。

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，對曰：「皓暱近小人，刑罰放濫，大臣諸將，人不自保，此其所以亡也。」它日，又問吾彥，對曰：「吳主英俊，宰輔賢明。」帝笑曰：

「若是，何故亡？」彥曰：「天祿永終，歷數有屬，故爲陛下禽耳。」帝善之。

王濬之入建業也，其明日，王渾乃濟江，以濬不待己至，先受孫皓降，意甚愧忿，將攻濬。何攀勸濬送皓與渾，由是事得解。何惲以渾與濬爭功，與周浚牋曰：「《書》貴克讓，《易》大謙光。前破張悌，吳人失氣，龍驤因之，陷其區宇。論其前後，我實緩師，既失機會，不及於事，而今方競其功；彼既不吞聲，將虧雍穆之弘，興矜爭之鄙，斯愚情之所不取也。」浚得牋，卽諫止渾。渾不納，表濬違詔不受節度，誣以罪狀。渾子濟，尚常山公主，宗黨強盛。有司奏請檻車征濬，帝弗許，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，違制昧利。濬上書自理曰：「前被詔書，令臣直造秣陵，又令受太尉充節度。臣以十五日至三山，見渾軍在北岸，遣書邀臣；臣水軍風發乘勢，逕造賊城，無緣回船過渾。臣以日中至秣陵，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，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，又索蜀兵及鎭南諸軍人名定見。臣以爲皓已來降，無緣空圍石頭；又，兵人定見，不可倉猝得就，皆非當今之急，不可承用，非敢忽棄明制也。皓衆叛親離，匹夫獨坐，雀鼠貪生，苟乞一活耳，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，不早縛取，自爲小誤。臣至便得，更見怨恚，並云：『守賊百日，而令他人得之。』臣愚以爲事君之道，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。若其顧嫌疑以避咎責，此是人臣不忠之利，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。」

渾又騰周浚書云：「濬軍得吳寶物。」又云「濬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僞宮。」濬復表曰：「臣孤根獨立，結恨強宗。夫犯上干主，其罪可救；乖忤貴臣，禍在不測。僞郎將孔攄說：去二月武昌失守，水軍行至，皓案行石頭還，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：『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。』皓意大喜，意必能然，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。小人無狀，得便持走。皓懼，乃圖降首。降使適去，左右劫奪財物，略取妻妾，放火燒宮。皓逃身竄首，恐不脫死。臣至，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。周浚先入皓宮，渾又先登皓舟，臣之入觀，皆在其後。皓宮之中，乃無席可坐，若有遺寶，則浚與渾先得之矣。等雲臣屯聚蜀人，不時送皓，欲有反狀。又恐動吳人，言臣皆當誅殺，取其妻子，冀其作亂，得騁私忿。謀反大逆，尚以見加，其餘謗□省，故其宜耳。今年平吳，誠爲大慶；於臣之身，更受咎累。」

濬至京師，有司奏濬違詔，大不敬，請付廷尉科罪；詔不許。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，輒敕付廷尉禁推；詔勿推。

渾、濬爭功不已，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，以渾爲上功，濬爲中功。帝以頌折法失理，左遷京兆太守。

庚辰，增賈充邑八千戶，以王濬爲輔國大將軍，封襄陽縣侯；杜預爲當陽縣侯；王戎爲安豐縣侯；封琅邪王伷二子爲亭侯；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，進爵爲公；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，增邑萬戶；荀勗以專典詔命功，封一子爲亭侯；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，賞賜各有差。帝以平吳，策告羊祜廟，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，食邑五千戶。

王濬自以功大，而爲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，每進見，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，或不勝忿憤，逕出不辭；帝每容恕之。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：「卿功則美矣，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。卿旋旆之日，角巾私第，口不言平吳之事，若有問者，輒曰：『聖人之德，群帥之力，老夫何力之有！』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，王渾能無愧乎！」濬曰：「吾始懲鄧艾之事，懼禍及身，不得無言；其終不能遣諸胸中，是吾褊也。」時人鹹以濬功重報輕，爲之憤邑。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，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。王渾嘗詣濬，濬嚴設備衛，然後見之。

杜預還襄陽，以爲天下雖安，忘戰必危，乃勤於講武，申嚴戍守。又引湏、淯水以浸田萬餘頃，開揚口通零、桂之漕，公私賴之。預身不跨馬，射不穿札，而用兵制勝，諸將莫及。預在鎮，數餉遺洛中貴要；或問其故，預曰：「吾但恐爲害，不求益也。」

王渾遷征東大將軍，復鎮壽陽。

諸葛靚逃竄不出。帝與靚有舊，靚姊爲琅邪王妃，帝知靚在姊間，因就見焉。靚逃於廁，帝又逼見之，謂曰：「不謂今日復得相見！」靚流涕曰：「臣不能漆身皮面，復睹聖顏，誠爲慚恨！」詔以爲侍中；固辭不拜，歸於鄉里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。

六月，復封丹水侯睦爲髙陽王。

秋，八月，己未，封皇弟延祚爲樂平王，尋薨。

九月，庚寅，賈充等以天下一統，屢請封禪；帝不許。

冬，十月，前將軍青州刺史淮南胡威卒。威爲尚書，嘗諫時政之寬。帝曰：「尚書郎以下，吾無所假借。」威曰：「臣之所陳，豈在丞、郎、令史，正謂如臣等輩，始可以肅化明法耳！」

是歲，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，凡州十九，郡國一百七十三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。

詔曰：「昔自漢末，四海分崩，刺史內親民事，外領兵馬。今天下爲一，當韜戢干戈，刺史分職，皆如漢氏故事；悉去州郡兵，大郡置武吏百人，小郡五十人。」交州牧陶璜上言：「交、廣州西數千里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，至於服從官役，才五千餘家。二州脣齒，唯兵是鎮。又，寧州諸夷，接據上流，水陸並通，州兵未宜約損，以示單虛。」僕射山濤亦言「不宜去州郡武備」。帝不聽。及永寧以後，盜賊群起，州郡無備，不能禽制，天下遂大亂，如濤所言。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，州鎮愈重矣。

漢、魏以來，羌、胡、鮮卑降者，多處之塞內諸郡。其後數因忿恨，殺害長吏，漸爲民患。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：「戎狄強獷，歷古爲患。魏初民少，西北諸郡，皆爲戎居，內及京兆、魏郡、弘農，往往有之。今雖服從，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，胡騎自平陽、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，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馮翊、安定、上郡盡爲狄庭矣。宜及平吳之威，謀臣猛將之略，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，峻四夷出入之防，明先王荒服之制，此萬世之長策也。」帝不聽。

世祖武皇帝中太康二年〈辛丑，西元二八一年〉

春，三月，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。帝既平吳，頗事游宴，怠於政事，掖庭殆將萬人。常乘羊車，恣其所之，至便宴寢；宮人競以竹葉插戶，鹽汁灑地，以引帝車。而後父楊駿及弟珧、濟始用事，交通請謁，勢傾內外，時人謂之三楊，舊臣多被疎退。山濤數有規諷，帝雖知而不能改。

初，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，號曰慕容部。莫護跋生木延，木延生涉歸，遷於遼東之北。世附中國，數從征討有功，拜大單于。冬，十月，涉歸始寇昌黎。

十一月，壬寅，高平武公陳騫薨。

是歲，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。吳民之未服者，屢爲寇亂，浚皆討平之。賓禮故老，搜求俊乂，威惠並行，吳人悅服。

世祖武皇帝中太康三年〈壬寅，西元二八二年〉

春，正月，丁丑朔，帝親祀南郊。禮畢，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：「朕可方漢之何帝？」對曰：「桓、靈。」帝曰：「何至於此？」對曰：「桓、靈賣官錢入官庫，陛下賣官錢入私門。以此言之，殆不如也！」帝大笑曰：「桓、靈之世，不聞此言，今朕有直臣，固爲勝之。」

毅爲司隸，糾繩豪貴，無所顧忌。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，毅劾奏之。中護軍、散騎常侍羊琇，與帝有舊恩，典禁兵，豫機密十餘年，恃寵驕侈，數犯法。毅劾奏琇罪當死；帝遣齊王攸私請琇於毅，毅許之。都官從事廣平程衞徑馳入護軍營，收琇屬吏，考問陰私，先奏琇所犯狼籍，然後言於毅。帝不得已，免琇官。未幾，復使以白衣領職。琇。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；後將軍王愷，文明皇后之弟也；散騎常侍、侍中石崇，苞之子也。三人皆富於財，競以奢侈相高。愷以□台澳釜，崇以蠟代薪；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；崇塗屋以椒，愷用赤石脂。帝每助愷，嘗以珊瑚樹賜之，高二尺許，愷以示崇，崇便以鐵如意碎之；愷怒，以爲疾己之寶。崇曰：「不足多恨，今還卿！」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，高三、四尺者六、七株，如愷比者甚衆；愷心光然自失。

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：「先王之治天下，食肉衣帛，皆有其制。竊謂奢侈之費，甚於天災。古者人稠地狹，而有儲蓄，由於節也。今者土曠人稀，而患不足，由於奢也。欲時人崇儉，當詰其奢。奢不見詰，轉相高尚，無有窮極矣！」

尚書張華，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，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。中書監荀勗、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。會帝問華：「誰可托後事者？」華對以「明德至親，莫如齊王。」由是忤旨，勗因而譖之。甲午，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。華至鎮，撫循夷夏，譽望益振，帝復欲征之。馮紞侍帝，從容語及鐘會，紞曰：「會之反，頗由太祖。」帝變色曰：「卿是何言邪！」紞免冠謝曰：「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，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，冉求退弱而進之。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，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。非上有仁暴之殊，下有愚智之異也，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。鐘會才智有限，而太祖誇獎無極，居以重勢，委以大兵，使會自謂算無遺策，功在不賞，遂構凶逆耳。向令太祖録其小能，節以大禮，抑之以威權，納之以軌則，則亂心無由生矣。」帝曰：「然。」紞稽首曰：「陛下既然臣之言，宜思堅冰之漸，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。」帝曰：「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？」紞因屏左右而言曰：「陛下謀畫之臣，著大功於天下，據方鎮、總戎馬者，皆在陛下聖慮矣。」帝默然，由是止，不征華。

三月，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，斬獲萬計。

魯公賈充老病，上遣皇太子省視起居。充自憂諡傳，從子模曰：「是非久自見，不可掩也！」夏，四月，庚午，充薨。世子黎民早卒，無嗣，妻郭槐欲以充外孫韓謐爲世孫，郎中令韓咸、中尉曹軫諫曰：「禮無異姓爲後之文，今而行之，是使先公受譏於後世而懷愧於地下也。」槐不聽。咸等上書，救改立嗣，事寢不報。槐遂表陳之，雲充遺意。帝許之，仍詔「自非功如太宰，始封、無後者，皆不得以爲比。」及太常議諡，博士秦秀曰：「充悖禮溺情，以亂大倫。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，《春秋》書『莒人滅鄫』。絶父祖之血食，開朝廷之亂原。按《諡法》：『昏亂紀度曰荒』，請諡『荒公』。」帝不從，更諡曰武。

閏月，丙子，廣陸成侯李胤薨。

齊王攸德望日隆，荀勗、馮紞、楊珧皆惡之。紞言於帝曰：「陛下詔諸侯之國，宜從親者始。親者莫如齊王，今獨留京師，可乎？」勗曰：「百僚内外皆歸心齊王，陛下萬歲後，太子不得立矣。陛下試詔齊王之國，必舉朝以爲不可，則臣言驗矣。」帝以爲然。冬，十二月，甲申，詔曰：「古者九命作伯，或入毘朝政，或出御方岳，其揆一也。侍中、司空齊王攸，佐命立勳，劬勞王室，其以爲大司馬、都督青州諸軍事，侍中如故，仍加崇典禮，主者詳案舊制施行。?睟以汝南王亮爲太尉、録尚書事、領太子太傅，光祿大夫山濤爲司徒，尚書令衞瓘爲司空。

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，以爲：「攸至親盛德，侔於周公，宜贊皇朝，與聞政事。今出攸之國，假以都督虚號，而無典戎干方之實，虧友於款篤之義，懼非陛下追述先帝、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。若以同姓寵之太厚，則有吳、楚逆亂之謀，漢之呂、霍、王氏，皆何人也！歷觀古今，苟事之輕重所在，不無爲害，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。若以智計猜物，雖親見疑，至於疎者，庸可保乎！愚以爲太子太保缺，宜留攸居之，與汝南王亮、楊珧共干朝事。三人齊位，足相持正，既無偏重相傾之勢，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，計之盡善者也。」於是扶風王駿、光祿大夫李喜、中護軍羊琇、侍中王濟、甄德皆切諫。帝並不從。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，稽顙涕泣，請帝留攸。帝怒，謂侍中王戎曰：「兄弟至親，今出齊王，自是朕家事，而甄德、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！」乃出濟爲國子祭酒，德爲大鴻臚。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見楊珧，手刃殺之；珧知之，辭疾不出，諷有司奏琇，左遷太僕。琇憤怨，發病卒。李喜亦以年老遜位，卒於家。喜在朝，姻親故人，與之分衣共食，而未嘗私以王官，人以此稱之。

是歲，散騎常侍薛瑩卒。或謂吳郡陸喜曰：「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？」喜曰：「瑩在四五之間，安得爲第一！夫以孫皓無道，吳國之士，沈默其體，潛而勿用者，第一也；避尊居卑，祿以代耕者，第二也；侃然體國，執正不懼者，第三也；斟酌時宜，時獻微益者，第四也；温恭修愼，不爲謟首者」第五也；過此以往，不足複數。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，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。觀瑩之處身本末，又安得爲第一乎！」

世祖武皇帝中太康四年〈癸卯，西元二八三年〉

春，正月，甲申，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爲左僕射，下邳王晃爲右僕射。晃，孚之子也。

戊午，新沓康伯山濤薨。

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。博士庾敷、太叔廣、劉暾、繆蔚、郭頤、秦秀、傅珍上表曰：「昔周選建德以左右王室，周公、康叔、聃季，皆入爲三公，明股肱之任重，守地之位輕也。漢諸王侯，位在丞相、三公上，其入贊朝政者，乃有兼宮，其出之國，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。今使齊王賢邪，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、衞之常職；不賢邪，不宜大啓土宇，表建東海也。古禮，三公無職，坐而論道，不聞以方任嬰之。惟宣王救急朝夕，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，故其詩曰：『徐方不回，王曰旋歸。』宰相不得久在外也。今天下已定，六合爲家，將數延三事，與論太平之基，而更出之，去王城二千里，違舊章矣。』敷，純之子；暾，毅之子也。敷既具草，先以呈純，純不禁。

事過太常鄭默、博士祭酒曹志，志愴然歎曰：「安有如此之才，如此之親，不得樹本助化，而遠出海隅！晉室之隆，其殆矣乎！」乃奏議曰：「古之夾輔王室，同姓則周公、異姓則太公，皆身居朝廷，五世反葬。及其衰也，雖有五霸代興，豈與周、召之治同日而論哉！自羲皇以來，豈一姓所能獨有！當推至公之心，與天下共其利害，乃能享國久長。是以秦、魏欲獨擅其權而才得沒身，周、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爲用，此前事之明驗也。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。」帝覽之，大怒曰：「曹志尚不明吾心，況四海乎！」且謂：「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，橫造異論。」下有司策免鄭默。於是尚書朱整、褚等奏：「志等侵官離局，迷惘朝廷，崇飾晉言，假托無諱，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。」詔免志官，以公還第；其餘皆付廷尉科罪。

庾純詣廷尉自首：「敷以議草見示，愚淺聽之。」詔免純罪。廷尉劉頌奏敷等大不敬，

當棄市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。尚書夏侯駿曰：「官立八座，正爲此時。」乃獨爲駁議。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。奏留中七日，乃詔曰：「敷是議主，應爲戮首；但敷家人自首，宜並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，並除名。」

二月，詔以濟南郡益齊國。己丑，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爲北海王，命攸備物典策，設軒轅之樂，六佾之舞，黃鉞朝車，乘輿之副從焉。

三月，辛丑朔，日有食之。

齊獻王攸憤怨發病，乞守先後陵。帝不許，遣御醫診視。諸醫希旨，皆言無疾。河南尹向雄諫曰：「陛下子弟雖多，然有德望者少；齊王臣居京邑，所益實深，不可不思也。」帝不納，雄憤恚而卒。攸疾轉篤，帝猶催上道。攸自強入辭，素持容儀，疾雖困，尚自整厲，舉止如常，帝益疑其無疾；辭出數日，嘔血而薨。帝往臨喪，攸子冏號踴，訴父病爲醫所誣。詔卽誅醫，以冏爲嗣。

初，帝愛攸甚篤，爲荀勗、馮紞等所構，欲爲身後之慮，故出之。及薨，帝哀慟不已。馮紞侍側，曰：「齊王名過其實，天下歸之，今自薨殞，社稷之福也，陛下何哀之過！」帝收淚而止。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。

攸舉動以禮，鮮有過事，雖帝亦敬憚之。每引之同處，必擇言而後發。

夏，五月，己亥，琅邪武王伷薨。

冬，十一月，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爲司徒。

河南及荊、揚等六州大水。

歸命侯孫皓卒。

是歲，鮮卑慕容涉歸卒。弟刪篡立，將殺涉歸子廆，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。

世祖武皇帝中太康五年〈甲辰，西元二八四年〉

春，正月，己亥，有青龍二，見武庫井中。帝觀之，有喜色。百官將賀，尚書左僕射劉毅表曰：「昔龍降夏庭，卒爲周禍。《易》稱『潛龍勿用，陽在下也。』尋案舊典，無賀龍之禮。」帝從之。

初，陳群以吏部不能審核天下之士，故令郡國各置中正，州置大中正，皆取本士之人任朝廷官，德充才盛者爲之，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，有言行修著則升之，道義虧缺則降之，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。行之浸久，中正或非其人，奸敝日滋。劉毅上疏曰：「今立中正，定九品，高下任意，榮辱在手，操人主之威福，奪天朝之權威，公無考校之負，私無告訐之忌，用心百態，營求萬端，廉讓之風滅，爭訟之俗成，臣竊爲聖朝恥之！蓋中正之設，於損政之道有八；高下逐強弱，是非隨興衰，一人之身，旬日異狀，上品無寒門，下品無勢族，一也。置州都者，本取州裡清議咸所歸服，將以鎮異同，一言議也。今重其任而輕其人，使駁違之論橫於州裡，嫌仇之隙結於大臣，二也。本立格之體，爲九品者，謂才德有優劣，倫輩有首尾也。今乃使優劣易地，首尾倒錯，三也。陛下賞善罰惡，無不裁之以法，獨置中正，委以一國之重，曾無賞罰之防，又禁人不得訴訟，使之縱橫任意，無所顧憚，諸受枉者，抱怨積直，不獲上聞，四也。一國之士，多者千數，或流徙異邦，或取給殊方，面猶不識，況盡其才！而中正知與不知，皆當品狀，采譽於台府，納毀於流言，任己則有不識之蔽，聽受則有彼此之偏，五也。凡求人才者，欲以治民也，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，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，是爲抑功實而隆空名，長浮華而廢考績，六也。凡官不同人，事不同能。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，以品取人，或非才能之所長，以狀取人，則爲本品之所限，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，七也。九品所下不彰其罪，所上不列其善，各任愛憎，以植其私，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，八也。由此論之，職名中正，實爲奸府；事名九品，而有八損。古今之失，莫大於此！愚臣以爲宜罷中正，除九品，棄魏氏之敝法，更立一代之美制。」太尉汝南王亮、司空衞瓘亦上疏曰：「魏氏承喪亂之後，人士流移，考詳無地，故立九品之制，粗且爲一時選用之本耳。今九域同規，大化方始，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，咸用土斷，自公卿以下，以所居爲正，無復縣客，遠屬異土，盡除中正九品之制，使舉善進才，各由鄉論，則華競自息，各求於己矣。」始平王文學江夏李重上疏，以爲：「九品旣除，宜先開移徙，聽相並就，則土斷之實行矣。」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。

冬，十二月，庚午，大赦。

閏月，當陽成侯杜預卒。

是歲，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帥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，帝處之塞內西河。

罷寧州入益州，置南夷校尉以護之。

世祖武皇帝中太康六年〈乙巳，西元二八五年〉

春，正月，尚書左僕射劉毅致仕，尋卒。

戊辰，以王渾爲尚書左僕射，渾子濟爲侍中。渾主者處事不當，濟明法繩之。濟從兄佑，素與濟不協，因毀濟不能容其父，帝由是疎濟，後坐事免官。濟性豪侈，帝謂侍中和嶠曰：「我將罵濟而後官之，如何？」嶠曰：「濟俊爽，恐不可屈。」帝乃召濟，切讓之，既而曰：「頗知愧不？」濟曰：「『尺布』、『斗粟』之謠，常爲陛下愧之。他人能令親者疎，臣不能令親者親，以此愧陛下耳。」帝默然。嶠，治之孫也。

青、梁、幽、冀州旱。

秋，八月，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冬，十二月，庚子，襄陽武侯王濬卒。

是歲，慕容廆爲其下所殺，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。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，廆請討之，朝廷弗許。廆怒，入寇遼西，殺略甚衆。帝遣幽州軍討廆，戰於肥如，廆衆大敗。自是每歲犯邊，又東擊扶餘，扶餘王依慮自殺；子弟走保沃沮。廆夷其國城，驅萬餘人而歸。

世祖武皇帝中太康七年〈丙午，西元二八六年〉

春，正月，甲寅朔，日有食之。魏舒稱疾，固請遜位，以劇陽子罷。舒所爲，必先行而後言，遜位之際，莫有知者。衞瓘與舒書曰：「每與足下共論此事，日日未果，可謂『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』矣。」

夏，慕容廆寇遼東，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，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，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。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，沈力戰，斬丁，遂復扶餘。

秋，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帥種落十萬餘口詣雍州降。

九月，戊寅，扶風武王駿薨。

冬，十一月，壬子，以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諸軍事。泰，宣帝弟馗之子也。

是歲，鮮卑拓跋悉鹿卒，弟綽立。

世祖武皇帝中太康八年〈丁未，西元二八七年〉

春，正月，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

太廟殿陷，秋，九月，改營太廟，作者六萬人。

是歲，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帥種落萬一千五百口來降。

世祖武皇帝中太康九年〈戊申，西元二八八年〉

春，正月，壬申朔，日有食之。

夏，六月，庚子朔，日有食之。郡國三十三大旱。

秋，八月，壬子；星隕如雨。

地震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